

问题青年唐师曾

"Trouble maker" Tang shizeng

"Trouble maker" Tang shizeng

萧乾 季羨林 张中行 李肇星 周国平 王刚 杨澜 等 著
任幼强 编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问题青年唐师曾

"Trouble maker" Tang shizeng

"Trouble maker" Tang shizeng

萧乾 季羨林 张中行 李肇星 周国平 王刚 杨澜 等 著

任幼强 编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问题青年唐师曾/萧乾等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3. 1

ISBN 7-5633-3792-X

I. ①问… II. ②萧… III. ③唐师曾—人物研究
IV. ④K825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8715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:541004)
网址: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:萧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-64284815

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(深圳市南山区内环路 8 号 邮政编码:518054)

开本:965mm×1270mm 1/32

印张:11.25 字数:160 千字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12 001-20 000 定价:26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

1993年，唐师曾采访
阿拉法特。



1992年4月20日，唐师
曾在撒哈拉沙漠某营地
采访卡扎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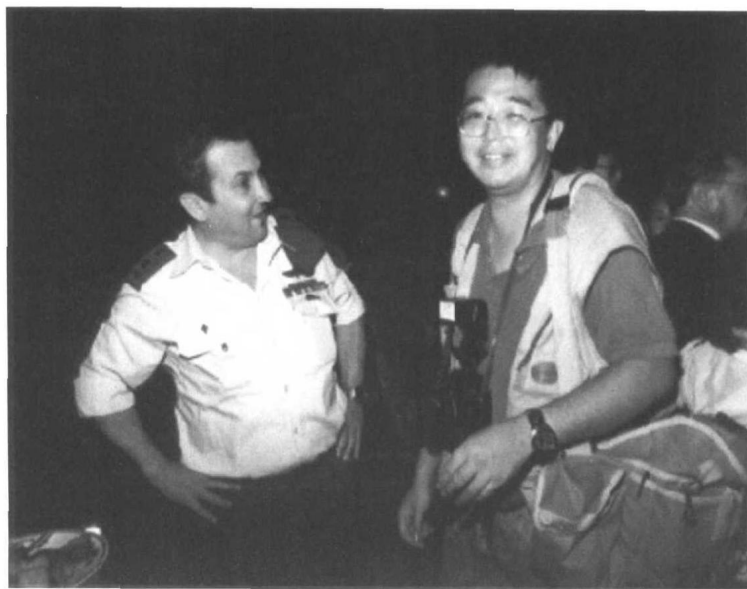
1992年科普特教圣诞
夜，唐师曾和联合国秘
书长加利及加利家族一
起做圣诞祷告。





1998年7月18日，唐师曾住院期间在北京全聚德烤鸭店和以色列沙龙重逢。

1992年，唐师曾开吉普车从西奈突破以色列防线后在加沙被捕。以色列总参谋长(后任总理)巴拉克说：“我就喜欢这样的人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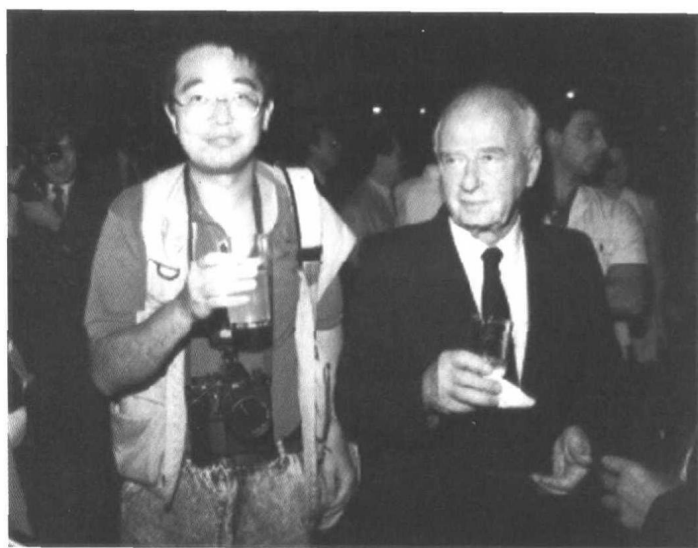


1998.8.10



1992年，唐师曾采访南非总统曼德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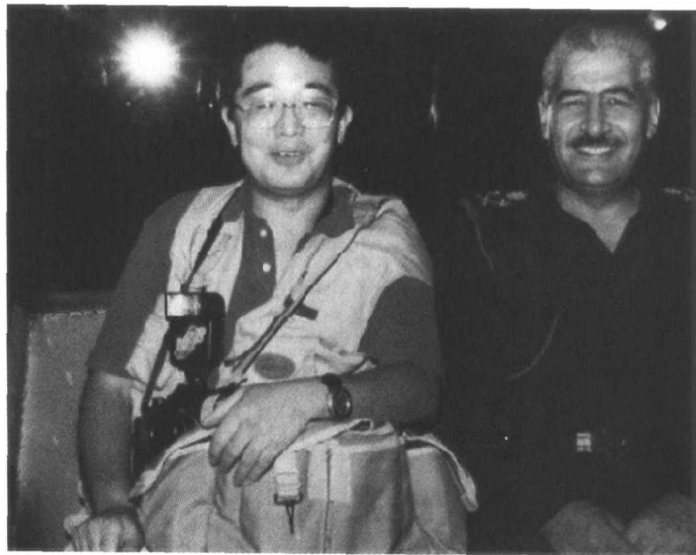
1993年，唐师曾采访以色列总理拉宾。





2000年11月28日，唐师曾采访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。

1993年，唐师曾采访伊拉克总参谋长、共和国卫队司令拉维。



目 录

一个高大结实的小伙子
 憨而痴的唐老鸭
 为唐老鸭大唱颂歌
 远行的激情
 多余的话
 呱呱叫的老鸭子
 大街上捡回一个宝——唐师曾一二
 鸭子这家伙
 唐师曾——与死神共舞
 相遇在战争前夜
 侠肝义胆的唐老鸭
 相逢在开罗的月光下——致鸭子
 鸭子做了一回男人
 唐师曾——我们全家的朋友
 鸭子与华子
 杨澜访谈录
 熊猫英雄唐师曾
 同为B型血，同做记者梦
 难兄难弟
 与鸭同“巢”

萧 乾 / 1
 张中行 / 4
 季羨林 / 9
 李肇星 / 12
 许延滨 / 15
 吴 霖 / 20
 徐佑殊 / 28
 刘忆分 / 36
 刘新平 / 47
 郑达庸 / 63
 曹彭龄 / 76
 辛少瑛 / 85
 王 珂 / 89
 庄则栋 / 98
 王 刚 / 102
 杨 澜 / 107
 张 越 / 121
 周轶君 / 128
 周国平 / 133
 葛剑雄 / 136





老鸭奔向社会主义
他蹲在“地球屁股”上
我的老师唐师曾
英雄的落寞
“我生命中只剩下三样东西”

刘 宏 / 146
阿 正 / 148
郭恒忠 / 159
李孟苏 / 172
唐 韵 / 180

不接受常态生活的人
金字塔里的“唐老鸭”
金字塔下的缘分

殷智贤 / 187
老 猜 / 195
刘洪耀 / 198



你不认识的“唐老鸭”
玩命·较真·爱女人
他对战争有着病态的迷恋

安 顿 / 205
李念庭 / 213
陈夏红 江宏景 / 221

唐大哥爱吃醋
我见到了唐老鸭
我们家的唐师曾

石岳文 / 229
付丹华 / 236
唐 勤 / 242

血与火——永恒的底片
一只“太怕死”的鸭子
永远做梦的“唐老鸭”

高 平 / 253
刘 华 / 255
孙一江 / 261



一个只可远看不可近瞧的人
与唐师曾谈新闻摄影
他要当世界的眼睛
人生路上鸟语轻歌
唐师曾大事记(连环画)

章开元 / 273
曾 璜 / 279
苗 野 / 305
袁国强 / 325
凌 晨 / 331

一个高大结实的小伙子

萧乾



1991年9月，唐师曾在萧乾指导下撰写《我从战场归来》，
连开本都模仿《欧战纪实》，萧乾作序。

50年代，每当学习会上听到有人振振有词地批判个人奋斗时，我心里就嘀咕：难道这社会只容得下“叫干啥就干啥”的听话干部吗？70年代初在咸宁干校有位专攻古典文学的“五七战士”在床铺底下藏了几本线装书。于是，早晨“天天读”时就有积极分子十分激动地指责起他的“白专道路”。在“斗私批修”时，甚至任何个人兴趣都在贬斥之列。

那时我常想，社会有如一辆大篷车，个人的追求也是轮子的转动。倘若轮子都成方形的了，这社会还如何前进！

命运(或者说组织上的安排)原是要“唐老鸭”——师曾站在黑板



2000年2月，唐师曾到北京医院看望恩师萧乾。

旁执教鞭的。偏偏这不尽合乎他的理想。他嫌那天地太窄，变化太少。他的志向在于背上一台摄影机去闯四方。照过去，这可是上好的批判对象。嗨，分配你教书，你不安心工作，竟敢胡思乱想，岂不又是一位正好揪出来示众以儆效尤的反面教员。

可是当他闯进新华社摄影部的大门时，徐佑珠主任不但没硬赶他走，更没通知原单位叫他上大批判栏，反而对他表示热情欢迎，为他创造最好的条件，重用他，放手让他去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。事实证明，他个人的理想与集体事业非但不矛盾，而且是大篷车与轮子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。

理想只是个目标。实现理想则还有赖于毫无保留地拿出个人的才智、天赋和血汗。这也正是有所追求与好高骛远的不同之处。

“唐老鸭”进入新岗位之后，可以说是豁出命来干的。山西地震，淮河水灾，尤其是比高技术的海湾战争，他都背了相机，站在第一线上。他不但摄影技术好，笔头快，能吃苦，有胆识，而且善于同人（包括洋人）打交道。谁不喜欢这个高大结实、亲切、爽快的小伙子！

如今，他要我为他这个集子写个序。我向来最怕为人写序了，总是千方百计地推辞。然而这位非凡的年轻同行一定要我为他写个序，实在不容推托。

世界在前进。祖国在前进。他还有几十年可闯荡。我这名新闻战线上的老兵祝他路子越闯越宽，同时，越写越有深度。希望继“唐老鸭”之后，还将出现“张老鸭”、“李老鸭”。让中国的新闻事业真正走向世界。

（本文作者为著名记者、作家、翻译家，写本文时为中央文史馆馆长）

2 憨而痴的唐老鸭

张中行

近年来我感到日暮途远，生活成为大部分时间面对稿纸，目光很少射到一尺以外，以致连唐老鸭（学校注册和身份证之名为唐师曾）这样一位性格奇、造诣高、成就大的人也毫无所知。后来有了所知，是他找上门来。大致是去年夏天，他来个电话，说姓唐，新华社记者，想来采访我，向海外发一篇介绍。我说我没什么成就，往远的吹嘘更不合适，还是以不如此为是。他不退让，并拿出新武器，说他也出身于北京大学（1983年国际政治系毕业），采访向海外发是他每月一次的任务。听到同出一门，我只好退让，说欢迎来谈谈。不久他来了，门开处，一米八几的大个儿，最上部是长而秃的头，使我吃了一惊。坐谈了一会儿，拍照了一会儿，我的印象由惊奇变为亲近，觉得他为人憨厚，对一切事都特别认真，简直近于痴。告辞前留下一张名片，因为我眼既昏花又缺少注意力，只觉得上面还有个似曾相识的漫画，究竟表何意，未想就放过去了。

很巧，之后不久就见到在新华社河北分社工作的高莉芙女士，闲谈触及采访的事，她说那就是新华社有大名的摄影记者唐老鸭，人很有意思，新闻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我如梦初醒，找出他的名片看看，原来上面的漫画就是与米老鼠齐名的唐老鸭，只是胸前多个相机。原来的印象未变，却加点新的，是立身处世还不少风趣。又是不久之



后吧，他来送照片及已刊于报刊的照片兼文，还带来他1994年出版的一本《我从战场归来》。这本书是写他在海湾战争中的采访情况的，其时我正忙，只看了其中的几十幅照片，书就被更想看的友人拿走了。“还书一痴”，到我想看的时候，只好向老鸭呼叫。很快又送来一本，我看了。有什么感受呢？除了对于书，比看小说更加感到新奇以外，主要是对于作者，原来的憨厚或痴不变，要加上许多新东西。占首位的是胆量稀有，海湾战争，现代化武器的烟云之下，出生入死，他走了五国，看来总是乐呵呵的。其次是事业心强，为抢几个镜头，真是连命也不要了。其三，还有机智，异国有异俗，而且是战时，困难甚至



危险多到数不清，靠他能够随机应变，都化险为夷。还可以加个其四，是不愧为北京大学出身而且学国际政治的，域外许多国、史、地、统治阶层、人民的生活情况，都了解得一清二楚，所以化为文字就能内容丰富而确凿可信。他是摄影记者，摄得之影也就多值得欣赏，如这本记海湾战争的，第206页有个“‘爱国者’弹道导弹轨迹”之影，第127页有个“生离死别的以军恋人热吻时”之影，我见到，就真想揪住老鸭问问：“这都是万钧一发之际的难于瞥见之景，你是怎么弄到手的？”

还没来得及问他，他又登门，送来一部书稿，总有十几万字吧，仍是记国外采访情况的，所以取名为《我钻进了金字塔》。他说书已在印，

希望我看完写几句，为同学助助威。能写不能写再说，总可以先睹为快了。于是翻开来看。正文16个题目，可见写法要化零为整，想法大概是，不说则已，说就说个痛快。正赶上我将外出，未能篇篇俱到，只是看了几篇特别感兴趣的。语云，尝一脔而知一鼎之味，也就可以说说新的一些获得。已经写过的优点不重复，说这未问世的一本里使我看时兴奋、看后念念不忘的，可以归结为三点。一是几乎没有想到，对于异域的各方面，他竟有如此丰富的知识。以《铸剑为犁的拉宾》一篇为例，写拉宾的经历和突出的成就，可谓面面俱到，巨细不遗，简直使我有个感觉，可以据此为拉宾写个简要的年谱。其中写往乌干达救人质一事尤其使我感兴趣。这个看似神话的举动我在某期刊上见过，说得比较概括，到老鸭的笔下，一切都化为具体，连谁指挥，如何化妆，用什么枪打都说到了。这样写，就能使纪实有戏剧的效果，所以干脆就走入剧场，不能不高喊一声：“好！”二是还善于剪裁，能取重舍轻，常常不乏画龙点睛之笔。仍以写拉宾的一篇为例，拉宾是政界大人物，所行或所记应该都是会场上或战场上的大事，可是这位老鸭也述说了与丽哈恋爱的事，不穿防弹背心以致被刺身死的事，这看似闲笔，却既可寓褒贬又可增情趣，取得开卷如“漫游奇境记”的效果。三是更想不到，他不是学文的，却常常显示有雕龙的巧技。稍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，诌文，开头难，结尾更难。我看了这本书稿的第一篇，讲见卡扎菲的，就很欣赏那段结尾，照抄如下：

黄昏，我们的总统专机从班加西机场直冲蓝天。我平躺在专机惟一的一张沙发床上，想像卡扎菲上校躺在这里的情景，耳边回荡着红袍恺撒的一句名言：“我来了，我看见了，我赢了！”窗外是波涛汹涌的锡尔特湾，远方，残阳如血。

“我来了，我看见了”，等于用画笔画出他的性格，后面还有“残阳如血”，是掺杂一些轻微的惆怅吗？难说，此之谓余韵不尽。能如此，高手也，应该赞扬。如何措辞呢？想借用胡博士在红楼里常说的一句话，“北大不愧为大”，能够养育唐老鸭这样既能拿相机又能拿笔的。

1998年4月1日于元大都北郊

(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、国学大师)